

韩国 书艺 史 1 概论

李圭馥

著

单国防

于文杰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概 论

韩国书艺史 1

李圭馥 著

单国防 译
于文杰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 木

责任编辑:杨再春 董 琦

审稿编辑:墨 人

责任校对:建 林

责任印制:青 山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论韩国书艺史 1/(韩)李圭馥著;单国防,于文杰译.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81051-760-0

I. 概… II. 李… III. 书法-美术史-韩国 IV. J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553 号

概论韩国书艺史 1

[韩]李 圭 馥 著
单国防 于文杰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中关村北大街 邮编:100084)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12.125

定价:30.00 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1-760-0/J·92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书法“段位成本论”

——写在《韩国书艺史》出版时的话

张 飙

经过艰苦的努力，《韩国书艺史》和大家见面了。如果不是单国防“亲自”和我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竟然是他翻译的。而且，这是韩国的书法理论著作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要知道，单国防不是一个翻译家，也不是一个编辑或理论工作者，更不是一个史学家，他是第一家中韩合资的国际海运企业的中方老总，一位地地道道的企业家。

在感到惊奇、震动的时刻，我又想起了那句说过许多次的话：“九个一段顶不上一个九段”。如果说是围棋，相信任何懂一点围棋的人都会赞成我的这个“论点”，那道理是不用多讲的。

可是如果我把它引申到我们的书法工作者身上来，引申到我们的书法家身上来，加上一个前提，就是说书法家的艺术水平也可以用“段位”来表示的话，大家还赞不赞同我这样一句话——“九个一段书法家绝对顶不上一个九段书法家”呢？

有一种很奇特的社会现象（或者只是我认为奇特），那就是，各行各业都有一些“看来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干上他那一行后，没几年就成了

“本行业很有名很有名的人”，而有些比他早干了好多年的人却一直很“平常”，虽然也兢兢业业地在干着，可总是看不到很大的进步。

我想，书法界也会有此现象。有些人入门晚，却成长得很快，有些人却一直没有太大的长进。有些人跨进书法界的门时就是个“一段”甚至“二段”，到后来也没升到“三段”，而有的人学书时还没入“段”，七八年后就快成了“九段”。

那么，这些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以单国防的事例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仍然想借用一个词：成本。我想，可能每一个学书法的人，都想有大的进步，也可能多数书法爱好者、书法工作者和书法家们都希望自己的书法艺术能够达到“九段”。但是和经济工作一样，书法家的成长要有“成本”，“九段书法家”的成长更要有“成本”。

这些“成本”都包括什么呢？

第一，应该是“投入”。

确实，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书法家，要投入许多。许多人谈及书法家成长时都说到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临帖，学习传统，再创出新路等等，确实需要，也是确实应该投入的，我就不细说了，几乎人人都走过这条路。单国防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在国家级的大赛中参展、获奖，这些方面的投入是不会少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他投入了别人没有或者是很多人都没有投入的东西。

要特别说一说的是他对书法组织工作的投入。在威海，他团结起一批人，大家在一起深入探索中国书法的奥秘，大家在一起探索中国书法创新之路。他为威海书法事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为威海书法活动筹集经费。他

并不满足自己个人水平的提高，他还致力于大家的共同进步。他在威海倡导对书法爱好者的鼓励、培养，激励大家都“冒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氛围：对于进步快、水平高的作者，不但不会受到嫉妒、打击，而是会受到各方面给予的鼓励。在这样的氛围中，是不是书法家的“段位”很快就会提高？也正是由于他和大家的努力，威海市书法的总体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而他则被大家选为威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而这个主席并非“国家干部”编制，只是一个社会兼职，只是他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二，应该是“开拓”。

说到应该开拓的，可能会有很多方面。在这里说的开拓，我想特别说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开拓“内涵”。一个人的字写到一定程度之后，决定他的书法品味、艺术是否还能够进步的，是他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素养。开拓提高这“三养”、丰富自己的内涵的办法很多，读书、读帖是一种，向别人求教是一种，亲自参加社会生活实践也是一种。单国防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这几种办法他都用，他抓紧一切功夫读书；他和许多人求教甚至拜师求教；他生活工作在经济领域的第一线，担任领导干部，不忘记锻炼自己，磨炼自己。这是他的艺术的源泉。

二是开拓“外沿”。当然，开拓外沿的内容也有许多。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想进步的书法家，眼界越开阔越好。单国防的眼界已经不单单在威海市，也不单单在山东省，甚至也不单单在国内了。他所率领的船队来往于中国和韩国之间，因此，他把眼光看到了韩国，而且看得很深，不但看到了现代，还看到历史。他对韩国书法的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使得他的书法艺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第三，应该是“沉默”。

这里的沉默与“浮躁”相对。是说，搞艺术的人，得有一个起码的要求，那就是得“耐得住寂寞”。在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甚至兜售自己的时候，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认认真真地研究艺术，认认真真地深入生活，认认真真地做一件或两件事。这样做，也许收入少点，在社会上的“名气”小点，但是绝对有利于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时下，写一幅作品的收入和写一部书的稿费可能会相差不多，但是付出的劳动却差得太多。而翻译一部书的劳动会更多。如果只是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爬格子”是太辛苦了。单国防辛辛苦苦几个月的劳动，把一本《韩国书艺史》捧给了大家，对我们了解和借鉴韩国的书法艺术有着很大的贡献，但是所得的翻译稿酬，也许还不如他写半天的字的收入。

当然，稿酬是否合理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要想把书法事业推向前进，要想把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书法事业做好，却是非要有一批这样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可的。

所以，我愿意为单国防翻译的新书作序。

译后感言（代序）

当今中国书法对外交流已呈活跃、频繁之势，中国书法作品已遍布世界各地，中国书法奇妙的艺术魅力令世人倾倒。就在中国书法家昂首阔步、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的时候，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除了以作品征服人心外，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已经摆上了我们议事日程，而且对于国外书法的理论研究更是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对日本书法的研究已经起步，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对于中国书法的另一个大伙伴——韩国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对韩国书法的研究，在人们不经意间被忽视了。而在韩国，对中文书法的研究，特别是早期书法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特别是韩国书法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发展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中外书法交流史上的一个遗憾。

中国与韩国的交流，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近现代，由于外来强权势力的侵略和干涉，人为地割断了两国的交流，两国关系陷入了深深的沉寂。偶尔的交流也是寥若晨星，大多是通过日本、香港等地辗转而来，国人对于韩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现状，知之甚少，关注韩国书法研究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

二十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韩国之间的冰封逐渐融化，1990 年我们公司在中国与韩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以民间的形式率先开通了中韩间第一条国际海上客货运输班轮航线：威海——仁川航线。我于是便开始直接面对韩国，有了机会接触韩国的书法和书法艺术家，逐渐地我接触韩国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金膺显、权昌伦、金瑞凤、杨镇尼、金兑庭、郑充洛等，从认识，到交往，到合作，威海、青岛、山东等与韩国的

书法交流也很快地热络起来。我们连续在两国的城市间举办书法联合展览，召开书法艺术研讨会，频繁的双边交流，我对韩国书法届的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方收集韩国书法的史料，也由此产生了深入认识韩国书法的愿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地积聚在我的心头。

韩国圆光大学李圭馥先生，瞩目于韩国早期书法研究，这位年轻的韩国圆光大学书法硕士，现任圆光大学书法专业讲师，堪称韩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新锐，这本《韩国书艺史》是他近几年在书法领域的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本书对于早期韩国书法的源流及概况进行了认真的挖掘和整理，始终关注着金石文对书法的影响这一主线，弥补了学习书法只重拓片、字帖的缺憾。

《韩国书艺史》在韩国一出版，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书中提供的大量韩国早期的金石、碑刻，对于我们这些与笔墨纸砚打交道的人，件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中国书法要真正走向世界，需要中国书法家与国外书家大量地互相切磋交流，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成员，而韩国文化的历史可说是与中国血脉相连，韩国书法作为中国书法的一个同胞姐妹，实在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在这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我们做得太少了。这次我们把这本《韩国书法史》奉献给大家，初衷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参考的蓝本，让大家在领略异国书法风采神韵的过程中，能够透过韩国书法的现象，反观我们自己，找到中国书法发展的切入点和动力源泉。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他人为鉴可以长智慧。如果读者能够从本书中领悟出一点什么，那么我们两个多月爬格子、翻字典的身疲心劳，也就可以化作一身的轻松了。

单国防

2002年2月18日于威海默石斋

前 言

时光如梭，岁月如箭，转眼间笔者涉足书艺史已有多年。这期间，韩国书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单独介绍韩国书艺史的著作，却始终如雾里花、水中月，迟迟没有出现。与层出不穷的介绍中国书法史及其理论的著作相比，有关介绍韩国书艺史的书籍称得上是寥若晨星了。

学习韩国书艺史，困难重重，心中总有一种殷殷的期盼。期盼着“如果能够有一本全面介绍韩国书艺史书籍，那该多好啊！”。这种期盼，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可以说是和师从于我的所有弟子的共同心声。为了这个共同的期盼，从1997年开始，我们在全中国进行了艰苦的考察工作，随着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准备工作陆续告以段落，本书终于于今天面世了。书小识薄，希望能为诸多正在学习或正要学习韩国书艺史的朋友提供些许帮助。

本书的编辑从一开始就着重于两个出发点。首先，就如标题所示，本书是一本概论，为达到简洁、通俗、易懂的目的，本书在编辑时，精减了大量的内容，并尽量避免出现枯涩难懂的专门用语。遗憾的是受本人能力所限，许多地方仍不能尽如人意。

第二，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韩国书艺的发展过程，本书收录了大量的

金石文、拓印文原始资料。原因正如前文所述，迄今为止尚未出版一本针对韩国书艺史的将金石文形体与拓本资料集中于一身的文集。70年代出版的原谷金基成先生的《新旧韩国书艺史》虽然涉及到了有关内容方面的记载，但却无金石文和拓印文的详细实物资料。因此也只能是过早地流失，现今已无法再睹其芳容。

之所以想尽可能的多收集一些金石文实体资料，是因为金石文的形态对于章法和字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只注重学习拓印文，其结果必然会忽略了金石文对字形产生的重大影响。

虽然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始终贯彻了上述的两条主线，但由于笔者在用语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缺陷，再加上流传下来的可作为凭证的资料确实太少，致使本书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最后，希望各位尊敬的老师及先后辈们能够多提宝贵意见，也希望新的更好更全面的介绍韩国书艺史的学术著作能够早日出现。

感谢为本书编辑、出版作出重大贡献的各位老师及梨花文化出版社的李洪延社长。

李圭馥

目 录

三国以前的书艺	(1)
---------------	-------

高句丽书艺	(9)
-------------	-------

一、时代背景	(10)
--------------	------

二、高句丽书艺	(11)
---------------	------

1. 高句丽书艺的演变	(12)
-------------------	------

2. 高句丽金石文	(16)
-----------------	------

百济书艺	(41)
------------	------

一、时代背景	(42)
--------------	------

二、百济书艺	(43)
--------------	------

1. 百济书艺的变迁	(43)
------------------	------

2. 百济的金石文	(47)
-----------------	------

新罗书艺	(67)
------------	------

一、时代概观	(68)
--------------	------

二、新罗的书艺	(69)
---------------	------

1. 新罗书艺的变迁	(69)
2. 新罗的金石文	(73)
统一新罗书艺	(99)
一、时代背景	(100)
二、统一新罗的书艺	(101)
1. 统一新罗书艺的演变	(101)
2. 统一新罗的书艺家和金石文	(105)
附 录	(163)

三国以前的书艺

关于我国书艺的起源一直没有准确的考证，只能通过汉四郡时期的历史遗物来推测我国书艺起源于三国以前，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书艺起源于先史时代的岩刻画。

本章将以汉四郡时期尤其是乐浪地区的历史遗物为中心，详尽地介绍三国时代以前的书艺面貌。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书迹，之所以此处又引用中国书迹，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推测出当时中国书法传入韩半岛并得以传播的始貌，并且它也确实对我国当时的土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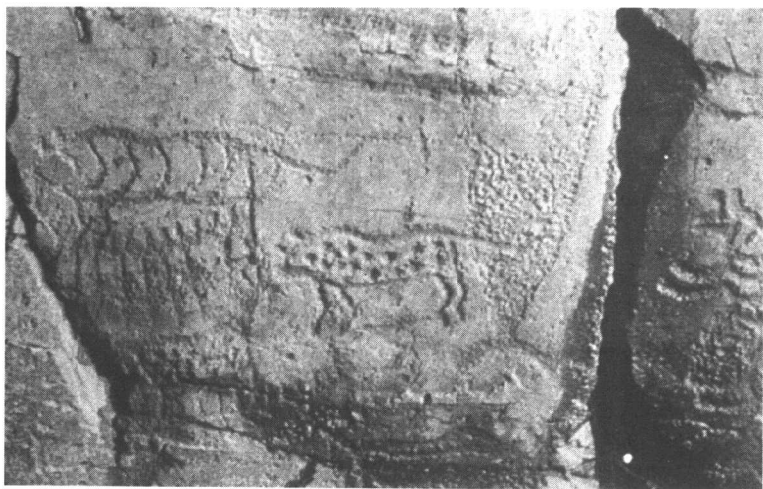
汉四郡是指公元前 108 年（也即我国的古朝鲜时代），汉朝在我国西北地区设立的乐浪、临屯、真蕃、玄菟 4 郡。汉四郡设立后不到 30 年，就有 3 郡相继灭亡，只有乐浪郡独自存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 313 年被高句丽所灭。从发掘的历史遗物来看，它们大部分来源于当时的中国，只有极少数出自郡内自产。因此，那时的文化实际上也只能称之为汉人文化。如果仅以制作过程和使用人为考虑对象的话，那么是无论如何也与古朝鲜人联系不到一起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由于长时期的独立自主，这些地区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书艺遗迹，以碑、青铜器、瓦片、封泥和砖等为主，其中尤以乐浪时代的书艺遗迹《祜蟬县神祠碑》为代表。《祜蟬县神祠碑》发现于平安南道，是一块正面略经加工处理的天然石块，周围刻有轮廓线，整体被分割为 7 部分，正面刻有碑文。字体为隶书，有“捺”但不明显，与行间不符，字形以直线书写为主，视觉效果强烈。与汉代右向长方形的字体相比，此碑字形整体上呈现出纵向正方形稍微偏长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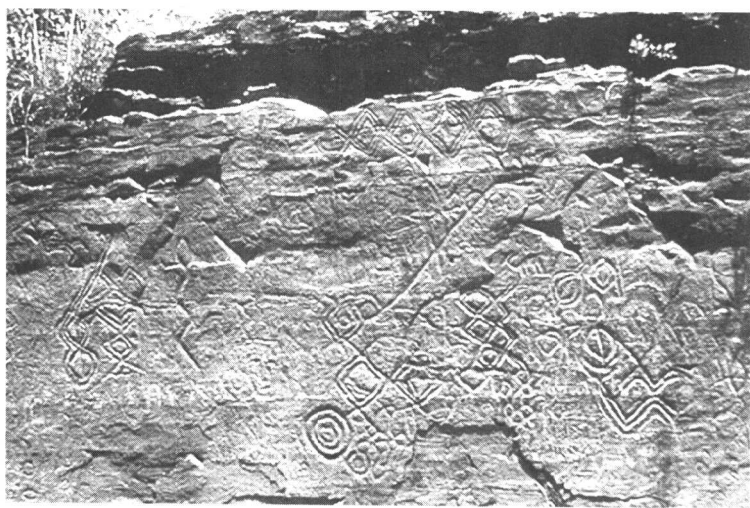
青铜器遗物一般分为戈、铜镜、漆器杯等几大类，其中，铜镜上的字体一般和汉代铜镜上的字体一致。而漆器上的字体一般是木简风（竹简）体，这种字体在后汉末期制造的青铜器上经常可以看到。上述遗物大部分都是当时中国制造的。

印章，尤其是封泥，在出土的乐浪遗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字体大都继承了汉代的风格。即便是制造于郡治的印章，其形态与字体，也是完全秉承了汉代印章的风格。由于上述原因，虽然同样都是封泥，但对于乐浪封泥，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真品，也有人认为它是赝货。到底孰是孰非，至今难辨真伪。

如上所述，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乐浪时代的书艺遗迹，这些遗迹大都是产生于汉代而流传至乐浪的。即便是统治阶层曾经使用过的乐浪制遗物，也大都沿袭了汉代的形式与风格。



〈图1〉盘龟台 岩刻画



〈图2〉川前里 岩刻画



〈图3〉铜镜



〈图4〉封泥